

# 清华十《四时》中 一种特殊写法的“中”字\*

张 飞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提 要** 本文根据古文字形体、古音通假知识和传世文献材料,认为清华十《四时》简 2 和简 4 中的“𠄎”字应释为“中”,读为“融”。简 2 中的“融冻”意为冰冻融化;简 4 中的“四钩皆融”意为四钩都很明亮,即四钩全部出现在天空中。

**关键词** 清华十 四时 中 融 古文字

新近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简称“清华十”)收录一篇名为《四时》的文献,其中在简 2 和简 4 有一个整理者隶作“𠄎”的字,本文拟对该字进行讨论。

《四时》中有一个整理者隶作“𠄎”的字(下文用“△”代替),凡二见,写作:

𠄎(简 2) 𠄎(简 4)

其所处辞例为:

(1) 简 2:入月四日,东风,青云,△冻,寒门乃晡,如不至,玄维乃需。<sup>①</sup>

(2) 简 4:二十七日三时,四钩皆△,玄维乃盈,以夷复其笏。

关于△,整理者(2020:134)注:

𠄎,见于管侯少子簠(《集成》四一五二)“乃孝孙不巨”,《陶文图录》三·一六三·一至三·一六七·五“巨择”,过去释作“巨”,但与古文字常见“巨”字写法不类。该字在本篇出现两次,据文例,意思当与“解”相近。

王宁(2020)认为:

---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殷墟甲骨文与战国文字结构性质的比较研究”(16AYY011)和教育部、国家语委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专项重大项目“战国文字谱系疏证”(YWZ-J013)的阶段性成果。小文写作后蒙杨泽生老师、徐在国老师审阅指正,匿名审稿专家也为小文的完善提供了意见,笔者在此一并致谢。文中错误由本人负责。




① 本文所引简文释文一般采用宽式。


此字应即规矩、规划之“规”，在简文中读为“解”。“规”“解”均见纽支部字，音略同。













网友“潘灯”（2020a）认为：






此字还是释“巨”稳妥些，可读规矩之“矩”。








“潘灯”（2020b）后又猜测：

此字是不是“中”的又一或体。在司岁简4、简5中，“中”分别作和，若把上下两横适当左移，很容易得到原文形。与前辞“东风”相较，“中冻”之“中”，是否也有兼表方位的意思？

按：“潘灯”对字形的猜测很具启发性。笔者认为就是“中”字，可读为“融”，在（1）中义为“消融”，在（2）中义为“明亮”。

整理者在注释中提到的金文和陶文字形分别作（《集成》4152）、（《陶录》3·166·6），但用为人名，可资讨论的信息比较少，它们与是否为一字还无法确定，下文将会论述。《陶文图录》将“亓择”视为一字，释为“𠄎”（王恩田，2006:1015-1019）。笔者赞同“亓择”是一字，但认为该字并不从“巨”。古文字中“巨”字或作（《集成》2301）、（上博六《天乙》6）、（清华二《系》11）<sup>①</sup>，与在字形上还是有一些不同。关于“规”字，陈剑（2017:6-10）指出其应分析为从“矩”省，见声；甲骨文中（《合》33140）、（《花东》416）、（《合》1075正）<sup>②</sup>等形是“规”与“画”共同的表意初文，形为“画”所专之后，遂再造形声结构的“规”字。与“规”亦不相类。关于“中”字，黄德宽等（2007:1165）指出：

中，殷商金文作、等，象旗旒飘扬之形。疑旌之初文，典籍作幢。（《转注古音》：“旌，与幢同。”）《说文新附》：“幢，旌旗之属。从中，童声。”殷周文字多在旗竿中间加、、等表示方位处于正中，指事。








战国文字中“中”字或作（《先秦编》239）、（《三晋》75）、（《货系》1581）<sup>③</sup>、（《倚石》013）<sup>④</sup>，与前举形体非常相近。当然，上举“中”字的写法主要见于三晋文字，但《四时》中也有与三晋文字结构相一致的字形，如“相”字作（简8）。王永昌（2018:160）曾指出清华简中此类写法的“相”与典型楚文字结构不同，而与晋系文字结构一致。虽然相较于商代、西周文字“中”在字形上发生一些讹变，但其在旗竿中间加注指示符号，表示方位居于正中的构形理据并未完全失去。另外，《四时》

① 字形参黄德宽（2017:639）。

② 字形参刘钊（2014:181）。

③ 字形参吴良宝（2006:9）。

④ 字形参吴砚君（2019:17）。



中“中”字有作 (简 23)、 (简 30) 者,正如“潘灯”所说,若“把上下两横适当左移”可以得到近似△的形体。古文字“中”字或中旁也有类似的写法,如“中”字作 (《先秦编》240)、 (《货系》1580)<sup>①</sup>、 (上博九《举》6)<sup>②</sup>、 (包山牒 1)<sup>③</sup>;“审”字作 (天卜)<sup>④</sup>,其中的竖弯笔与竖笔无别,楚简文字中也可以见到类似的写法,如:



巾: (郭店《缙》16)  (上博六《天甲》13)<sup>⑤</sup>

再者古文字中也可以见到竖笔右侧横笔左移的写法,如:

下: (《玺汇》4862)  (《山玺》002)

亡: (清华五《命》5)  (上博五《姑》1)



死: (郭店《老甲》13)  (《集成》11327)<sup>⑥</sup>

“中”字由 变为 当是笔画发生了收缩,类似的变化也见于战国其他文字,如:










车: (《集成》9686)  (《集成》10451)




四: (包山牒 1)  (清华五《管》10)

申: (《玺汇》1294)  (《珍战》107)<sup>⑦</sup>

女: (上博一《缙》15)  (上博一《缙》15)<sup>⑧</sup>

因此,△的演变脉络可概括为: →  → .

那么为何同篇中“中”字既写作△又写作 呢?笔者认为抄手可能是出于书法上求变化、避免重复的需要,而将同篇中“中”字写作多种形体。这种情况也见于楚简文字,如清华十《四告》第一部分“元”字既作 (简 9) 又作 (简 1),《四时》中“中”字还作 (简 13)、 (简 13)。需要指出的是,古文字中“玉”字或玉旁也有类似△的写法,如 (上博六《天甲》6)、 (上博九《举》23)、 (上博六《竞》1)、 (《集成》11388)<sup>⑨</sup>,但此类写法的“玉”与△当是同形字的关系,并非一字。故△应释为“中”。也是基于此,前文引到的用为人名的金文和陶文字形还无法确知是何字。

“中”字古音属端纽冬部,“融”字古音属喻纽冬部。二字韵部相同,声纽皆属舌音。需要说明的是,古文字中“融”字或作 (《集成》246)、 (帛书甲)、 (新蔡乙

① 字形参吴良宝(2006:9)。

② 字形参黄德宽(2017:42)。

③ 字形参滕壬生(2008:57)。

④ 字形参滕壬生(2008:57)。

⑤ 字形参黄德宽(2017:815)。

⑥ 字形参黄德宽(2017:7,1719,1826)。

⑦ 字形参黄德宽(2017:1937,1982-1983,2024)。

⑧ 字形参马承源(2001:59)。

⑨ 字形参黄德宽(2017:28,29,31)。

一 22)、𩇛(上博三《周》25)<sup>①</sup>,李家浩(2013:197)指出上揭形体可分析为“𩇛”“𩇛”双声,是“融”字的异体。古文字中“融”字也作𩇛(《新收》757页)、𩇛(《新收》758页)、𩇛(《新收》760页)<sup>②</sup>,其可分析为从鬲,蟲省声。此外,籀文和传抄古文“融”字分别作𩇛(《说》)、𩇛(《碧》)、𩇛(《汗》6·72《碧》)、𩇛(《四》1·11《碧》)<sup>③</sup>,李春桃(2016:263)认为籀文与传抄古文“融”字从蟲声不省。李守奎(见李学勤,2012:215)认为“𩇛”与“融”可能是不同时代的异体字。但从传抄古文来看,战国时代可能也通行从鬲蟲声的“融”字,此种写法是承袭𩇛和𩇛而来。所以将“融”字看作蟲省声也未尝不可。传世古书中也有“中”字或从中得声的字与“蟲”字相通的例证,如“中”“蟲”古通,《诗·大雅·桑柔》“征以中垢”,《韩诗外传》卷五引“中”作“蟲”;“忡”“蟲”古通,《楚辞·九歌》“极劳心兮憺憺”,一本“憺”作“忡”(高亨、董治安,1989:15)。楚简文字中也有“蟲”字与中声字相通的例证,如清华十《四告》简40“蟲(冲)孙”(黄德宽,2020:123)。故“中”可读为“融”。

“融”有消融的意思。《文选·游天台山赋》“融而为川渌,结而为山阜”,李善注:“融,犹销也。”《青毡帐二十韵》:“砚温融冻墨,瓶暖变春泉。”《生春二十首》:“斫筴天虽暖,穿区冻未融。”简文“融冻”意为冰冻融化。

“融”也有明亮的意思。《广韵》东韵:“融,朗也。”《左传·昭公五年》“明而未融,其当旦乎”,杜预注:“融,朗也”,孔颖达疏:“明而未融,则融是大明,故为朗也。”《诗·大雅·既醉》“昭明有融,高朗令终”,朱熹云:“融,明之盛也。”《四时》中的“四钩”是“白钩”“赤钩”“玄钩”“青钩”星象名的合称(黄德宽,2020:134、135)。星象是指星体的明、暗及位置等现象。传世古书中也能见到星体与“朗”搭配:

(3)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昼,阴阳化,列星朗,非其道而物自然。(《淮南子·泰族》)

(4)晨流甘露,宵映朗星。(《晋书·乐下》)

(5)月波荡如水,气爽星朗灭。(唐·李群玉《湘西寺霁夜》)

(6)台星再朗,天网重恢。[唐·李白《上崔相百忧章(时在浔阳狱)》]

“四钩皆融”即四钩都很明亮,即四钩全部出现在天空中。《四时》中也有类似的表述:

(7)简3:天帑乃章。

(8)简6:四目皆章。

整理者认为(7)中的“天帑”是“赤帑”,是“四帑”之一;(8)中的“四目”此时为星

① 字形参黄德宽(2017:381-382)。

② 字形参董莲池(2011:311)。

③ 字形参徐在国(2006:277)。

象“赤目”;(7)(8)中的“章”训为“彰明”,指星象处于中天(黄德宽主编,2020:134、136)。另外,简1中还有“缩弱”“章明”等表达,整理者认为“弱”指星象暗淡;“章明”义为昭著(黄德宽,2020:132、133)。“弱”是星象明亮的反面,而“章明”则指星象彰明。传世古书中也有类似“四钩皆融”的表达:

(9) 九星皆明,天下狱烦;七星见,小赦;六星、五星,大赦。(《晋书·天文志上》)

(10) 昴六星皆明,与大星等,大水。(《晋书·天文志上》)

《四时》中也有“融”字,如简5“融云宾”、简14“融门昏𦉳”,整理者(2020:135、137)认为其中的“融”与“寒”相对。《四时》中的“中”既表示{仲}和{融},又与“融”表示{融},可能有学者会对此表示怀疑。首先,表示“温暖”之{融}与表示“融化”之{融}在语义上并不是完全一致,不排除用不同的字来表示“温暖”之{融}以及“融化”之{融}的可能。此外,退一步说,楚简中也可以见到同一册书中某字既可以表示多音义也可与他字表示同一音义的现象,如安大简《诗》中“是”既表示{是}之{之}与{实}(夏大兆、沈忆莲,2020:64),也与“之”表示{之}。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清华十《四时》简2和简4中的“𦉳”应释为“中”,读为“融”。简2中的“融冻”义为冰冻融化;简4中的“四钩皆融”义为四钩都很明亮,即四钩全部出现在天空中。

#### 参考文献

- [梁]萧统(主编) [唐]李善(注释) 1986 《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 [唐]房玄龄等(撰) 2012 《晋书》,中华书局。
- [宋]陈彭年(主编) 2017 《钜宋广韵》,上海古籍出版社。
- [宋]朱熹(集撰) 赵长征(点校) 2017 《诗集传》,中华书局。
- [清]阮元(校勘) 2001 《春秋左传正义》,艺文印书馆。
- 陈剑 2017 《说“规”等字并论一些特别的形声字意符》,《源远流长:汉字国际学术研讨会暨 AEARU 第三届汉字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 董莲池(编著) 2011 《新金文编》,作家出版社。
- 高亨(纂著) 董治安(整理) 1989 《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
- 何宁(撰) 2018 《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
- 黄德宽(主编) 2007 《古文字谱系疏证》,商务印书馆。
- 黄德宽(主编) 徐在国(副主编) 徐在国 程燕 张振谦(编著) 2017 《战国文字字形表》,上海古籍出版社。
- 黄德宽(主编)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 2020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中西书局。

- 李春桃 2016 《古文异体关系整理与研究》，中华书局。
- 李家浩 2013 《楚简所记楚人祖先“媼(鬻)熊”与“穴熊”为一人说——兼说上古音幽部与微、文二部音转》，《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李家浩卷》，安徽大学出版社。
- 李学勤(主编) 2012 《字源》，天津古籍出版社。
- 刘 钊(主编) 2014 《新甲骨文编》(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
- 马承源(主编) 2001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 潘 灯 2020a 简帛网简帛研读“清华十《四时》初读”，<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2625&pid=29161>，11-27。
- 潘 灯 2020b 简帛网简帛研读“清华十《四时》初读”，<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2625&pid=29201>，12-01。
- 滕壬生 2008 《楚系简帛文字编》(增订本)，湖北教育出版社。
- 王思田 2006 《陶文图录》，齐鲁书社。
- 王 宁 2020 简帛网简帛研读“清华十《四时》初读”，<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2625&pid=29161>，11-27。
- 王永昌 2018 《清华简文字与晋系文字对比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李守奎教授。
- 吴良宝(编纂) 2006 《先秦货币文字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 吴砚君(编著) 2019 《倚石山房藏战国古玺》，西泠印社出版社。
- 夏大兆 沈忆莲 2020 《安大简〈诗经〉一字多词现象研究》，《汉字汉语研究》第2期。
- 徐在国(编) 2006 《传抄古文字编》，线装书局。
-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 1999 《全唐诗》(增订本)，中华书局。

(责任编辑:洪德荣)